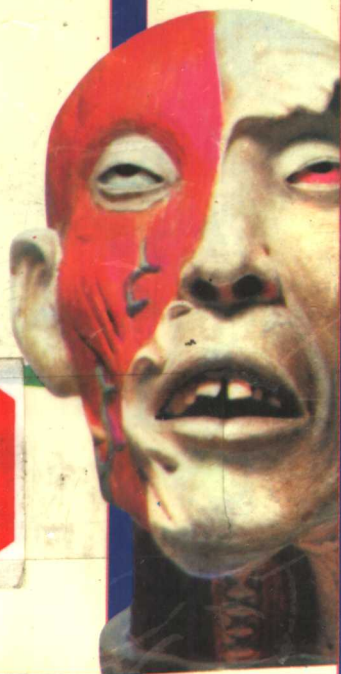


绿月亮

彭荆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●绿月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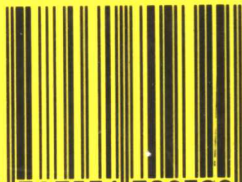


彭荆风 著

责任编辑 田仲三

装帧设计 耳东

ISBN 7-5317-0932-5



9 787531 709329 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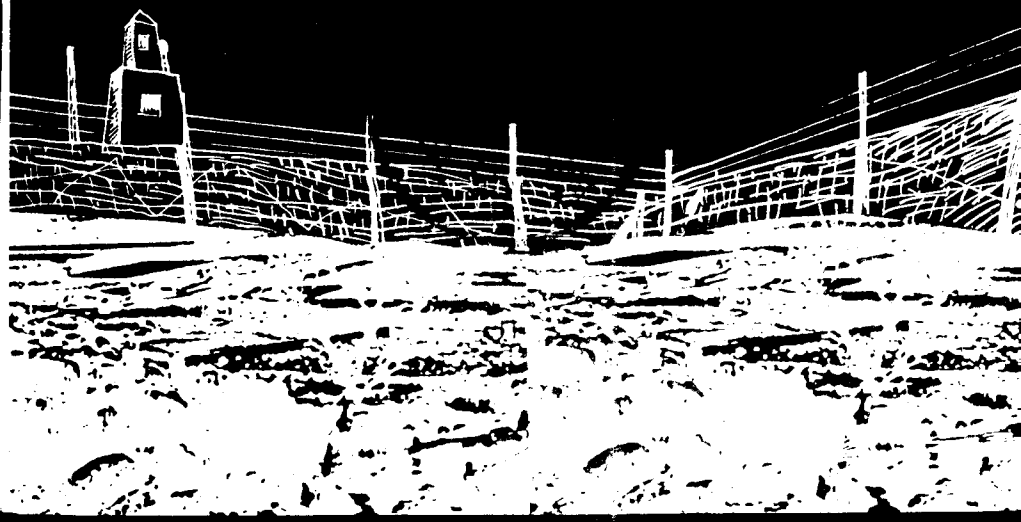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17-0932
5·1917 定价:8.20 元



绿月亮

彭荆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:田仲三

装帧设计:耳东

绿 月 亮

Lǜ Yù liàng

彭荆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)

长沙市文华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·印张 9.25 ·字数 220,000

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80

ISBN7-5317-0932-5 · I917 定价:8.20元

残书直接退印刷厂调换

地址:长沙市文艺路32号

绿月亮

(长篇小说 彭荆风著)

月亮是银色的，金色的，会有绿色的吗？

有段时期，月亮似乎变绿了，天下也就大乱。关在监狱里的3个犯人——小偷、色狼、过失杀人犯，趁乱爬出牢房的高墙，偷走管教人员的警服，拦劫汽车，窜进一片混乱的城乡；他们的犯罪原因不同，逃出监狱后也就按自己的思维来活动，小偷到处扒窃用来挥霍，同时也救济被他同情的人，色狼则疯狂的找女人，过失杀人犯在报复了对他不贞的妻子后，远走边境去与一个爱他的美丽寡妇相聚……

月亮没有真正变绿，他们又一一落网。

这部长篇小说约22万字。是当代著名作家彭荆风前后费时6年、3易其稿的力作。

作者五十年代就以短篇小说《当芦笙吹响的时候》（曾收入“中国新文艺大系”和各种丛书）以及电影剧本《芦笙恋歌》、《边寨烽火》令文坛侧目。新时期以来，作者笔力更健，又以小说《今夜月色好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红指甲》获首届中国《金盾奖》，同时有短篇小说《驿路梨花》、报告文学《壮士横戈》编入初中、高中语文教科书，长篇小说《鹿衔草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，长篇小说《师长向士兵敬礼》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断肠草》、中篇小说《云里雾里》、《绿色的网》、《送你一片白云》也先后获得各种刊物奖和评论界的好评。

作者在“文革”期间受迫害，曾在5个监狱中被关押7年，对各种犯罪人物深有了解；作者一向注重小说的结构、色彩、诗意、抒情，这部长篇小说也就充分发挥了作者的个性，人物各有个性，生活气息浓郁，读来细腻、深刻、生动。

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一、

一弯新月顶着呼啸的风雪冷冷升起。这所处于积雪的群山中的监狱，似乎也在这冬夜冷冻凝固；低矮的监房、暗黄的灯光，时时可能被密集的雪片淹没……

监狱的围墙和房屋是依山势筑成。上边是一块空旷场地，中间是十几排监房，坡下则散落地分布着澡堂、厕所、文娱室。

风急雪冷，犯人进出厕所都是连跑带蹿。罗盘却缩着他的小脑袋，缓慢地从厕所往坡上走。他心神恍惚地胡思乱想，眼前的月亮也就闪烁不定，时而是一片银色，时而变得如他想象中的一团浓绿，绿得蓝而深邃……

他望着“绿”色的月亮，又望望自己那双纤细的手指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“你看，围墙太高了！”背后走过来一个人悄声说。

罗盘听出了后边这人是乌龙。他皱了皱眉头，低声说：“闪开一点！”在这劳改煤矿的监狱里，如果两个人凑在一起注视一个方向，就会引起旁边的人怀疑：他俩在商量什么？一些急于立功受奖以求减刑的犯人，还会悄悄向监管人员报告……

何必看围墙呢！半个月前，他刚送进这监狱，就悄悄把这座五公尺高、全用大石块砌成、又高又陡又厚实的大墙观察得极其清楚，善于飞墙走壁的好汉，如果没有特殊工具相助也难以攀越；东西两边墙角的碉堡里还有卫兵放哨，到了夜里，探照灯那强烈的光柱便四处扫射。

乌龙与罗盘拉开了一点距离又轻声骂着：“娘的×，就是你我

眯着肩膀往上爬，也差一大截。”

昏暗的天空还在落雪，围墙内外被铺撒得一片银白。这高寒山区的雪，不像别处那么轻柔，似乎在天空盘旋时，就已被峻峭的山风冻得发冷发硬，如万千颗发着耀眼光芒的细小星星往下乱跌撞。犯人们那黑色的囚服，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格外显眼。

“还得再找一个人！”乌龙低声说。

“说得轻巧！”罗盘怕乌龙这条莽汉乱拉拢人，给泄了密。这座监狱关的多是重刑犯，一发现有逃跑企图，就会给戴上脚镣手铐。

对面有个犯人走来。

他们赶紧默不作声。

看得出来，这是个刚进监狱的犯人，剃光的头皮还呈青灰色，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黑布棉袄，一脸愁苦地往坡下的厕所走去。

等这人过去了，罗盘才低声说：“这小子怎么样？”

“他行么？”乌龙怀疑地反问。

“他是杀人进来的。二十年。”

“二十年算什么？这里多得很。”

“昨天，我听见他唉声叹气：“天哪！这二十年怎么过？”

“是吗？”乌龙那对布满血丝的凶狠眼睛一亮。

罗盘几年来在监狱里进进出出，很懂得，有这种难熬心情的新犯，比那些在监狱里已磨掉了野气和锐气的老犯人好拉拢。

乌龙则是第二次进监狱，六年前因为抢劫、斗殴、奸污妇女被判五年刑，刑满才半年又继续强奸妇女判了十五年刑。

十五年不是个短时间，他这桀骜之徒，怎肯老实蹲下去。他身体魁梧壮实，浑身多毛，对性的渴求不同一般，人在监牢中，梦里还想搂抱女人柔软白嫩的身子；何况这挖煤的劳动又重，下到井底一片墨黑，一天干下来，连毛细孔里都深深渗进了煤灰。

他进来的第二天就准备越狱。只是这地方看守得紧，墙又太

高，一个人成不了事。

犯人新下矿井，一般都先派去扒溜子，推小车，以熟悉井下操作，那天他恰好派在罗盘一起，在一个偏僻的窄小巷井里推车。

罗盘是个两腮没肉、嘴尖、手细的小瘦人。他不耐烦地一边推车一边咕咕哝哝骂街：“娘的，这是人过的日子？”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叹气：“才半夜，外边那些烂杂种一定还在快活地搂着小烂尸（江湖黑话：妓女）跳舞呢！”

乌龙听了觉得好笑，故意说：“急什么？七年一过，你还不是照样出去跳。”

罗盘那张被安全帽低低压着的小窄脸，一块黑一块白，好生难看。他明明知道乌龙是取笑他，却不敢发怒，这家伙五大三粗，像条老熊，一拳头擂过来，能把人的肋巴骨锤断几根。听说，他外边拦路强奸一个农村的十八岁姑娘时，一只手就把人家揪过来，像拎小鸡一样拖进了树林，只“哗啦”一下，就撕掉了人家三条裤子……

他只能怜惜地看看自己那尖尖的右手，叹口气：“七年，挖七年煤，我这双手还有什么用？”

罗盘从十二岁起就开始扒窃，几年来，拘留所、监狱进过无数次，犯这种罪行，也只能关上一段时期就放掉，他受过不少拷打，也被好心的警官苦口婆心劝说过，但他贼性难改，只要一上街就手痒难熬。他扒技高超，别人藏在内衣口袋里的钱，他也有本事不惊动对方轻巧地拿到手。只要他在人丛中，总有一、两人倒霉。

但是，盗也有道，他从来不扒孤寡老太婆和小孩子的。一是这些老弱病残多数穷困可怜、油水不大，二是，他小时候被人扒过一次买米的钱，回去后守寡的老母亲抱着他的头痛哭的惨状，仍然历历在目……

前几个月，他在公园里逛，见公安局的一个年轻警官，穿着

便衣，带着个漂亮女友在游玩，好不悠闲、亲热。一见警官他就恨；有次罗盘没有作案却被警官抓进派出所，审问中还说他态度不老实，挨了几皮带。其实，那次作案的并不是他，而是外地来的一伙小贼。

平常犯了案挨打，他是自认倒霉也心服口服，这次这个仇，他是记住了。

他闪在一丛白色的夹竹桃后边窥伺、盘算着怎么能收拾这个年轻警官。

这时，一个身着咖啡色西装的壮汉在小卖部前买一串精巧的项链，桔黄色钱包里多是百元大钞。他贼心一动，今天，老子宁可不要这笔钱，也要报那次的仇！

公园里有个灯会展览，走马灯、八仙过海、嫦娥奔月、关公战秦琼……花色品种颇多，灯也做得艳丽精致。虽然是五角钱一张票，观众还是潮涌般往里挤。

警官带着漂亮女友进去了，恰好与那身着咖啡色西装的壮汉挤在一起。

罗盘悄悄跟进去，趁着那身着咖啡色西装的壮汉出神地注视着一个绢制美人的寂寞、幽怨神态时，毫不费事地就把他的钱包掏到了手。

罗盘又往左边人丛中挤。

警官一手搭在漂亮女友的肩上，笑着欣赏一只雄狮不断腾起扑往雌狮的一盏绢灯。

罗盘悄悄把刚扒来的钱包悄悄塞进了警官的口袋里。

灯会逛完了，那穿咖啡色西装的壮汉走近冷饮摊时，才发现钱包丢了，急得满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，恰好身着便服的警官和他的女朋友走了出来，也口渴想买两块冰糕吃，一掏口袋，拿出来的却是个厚实的橙黄色钱包。

他愣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壮汉看见了，气得大喊：“扒手、扒手！”

这一喊，人都围了上来。

壮汉夺回钱包，然后就是一拳。

警官措手不及，被打得两眼发黑：“你怎么敢打人？”

“不打你，打哪个？”壮汉第二拳又劈了下来。

警官一闪身让过，同时大叫：“别乱来！我是公安局的。”

壮汉气昏了头，又是一个饿虎扑羊，“你还敢冒充警察？”

年轻警察只好使出招数，一个推拿把这壮汉甩出了几步远。

周围的人大笑，这可比刚才的灯会还精彩。

罗盘躲在远处看得清楚，高兴极了。特别是看到警官和壮汉的脸都像发酵的面包肿胀起来，他更是笑得前仰后合。

.....

这场警官被误认为小偷的打斗当然很快就解决了。

接着是这地段的警察们全力以赴缉拿那个敢于陷害警官的扒手.....

罗盘哪里经得起这些侦破老手的追查，很快落网，然后被判刑七年。

在监狱里他一个月也不想呆，何况是七年。一送进这劳改队，他就盘算着越狱。他也明白，一个人是爬不出这五公尺高的大墙，得有同伙，和乌龙这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合伙，也许能成事。

他很狡猾，却不直接向乌龙提出这事，他怕乌龙会去告密，监狱里是提倡检举有功，包庇受惩。这种事只能慢慢试探。

作为中餐的面包送来了，他们在阴冷的巷道里坐下，慢慢吃着。他又故意唉声叹气：“唉！等我七年后出去，埋在野地里那五千块钱都霉烂完了。”

乌龙听了，脸上那棕毛似的浓黑胡子兴奋得几乎竖了起来，盯着罗盘：“你真阔气。”

罗盘伸出尖尖的手指晃了晃：“靠的是这个。运气好，一钳万利。”

乌龙觉得这个小毛猴不可小看，也就亲热地说：“该把他取出来花了。人生在世不吃不喝不玩女人，可是枉活了一场。”

罗盘叹着气反驳：“你说得轻巧。人在监狱，怎么去挖？”

“有办法。”乌龙说。

“你指点指点吧！我看你是条汉子！”罗盘还在套这家伙的话。

“你不会越狱？”乌龙压低嗓门说。

“我不敢。”罗盘装作胆怯地直摇头。

“扯蛋货，没有用。”乌龙骂道。

罗盘也不生气，还是可怜地说：“围墙那么高，哪个爬得出去。”

“那算个球！”乌龙大口大气地充好汉。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罗盘暗暗得意，心想，这蠢货上钩了！

“你跟我跑吧！”乌龙说。

“好！你我能出去，我分二千五给你。”罗盘说。

“哈哈，你这小子挺大方！”乌龙想到逃出去就有钱花，又可搞女人，很高兴。

这时候，老道那边有个人的头灯一闪。巷道漆黑，离得远也闪烁耀眼。

“有人过来了。”罗盘说。

他们赶紧跳起来把装煤的小车推得“哐当”直响。

二、

这监狱的厕所很宽敞，屋顶也高，前后左右还没有遮拦。风

挟着雪斜斜扑进来，冻得人直发抖。

犯人在监房里都编成小组，相互监视得很严密，一些刁顽之徒就利用解大便的机会，在厕所里密谋外逃。所以，管教人员才有意把墙都拆掉，只留个屋顶，天冷不好久蹲，而且远远就可以看清楚谁和谁在一起。

周正刚蹲上便坑，就觉得浑身发冷。风雪、伤心事，使他眼前又一阵阵发黑晕；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过去规规矩矩做人，却会落得这样一个悲惨下场。

看来这一辈子完了，坐满二十年牢出去，还有什么用。

他眼泪又涌了出来，立即被风吹得冰凉。

他从前是个长途货车驾驶员，终年往来于边地和省城之间。虽然劳累，出车有补贴，沿途还可买些便宜土产，日子却过得比较宽裕。妻子是市公共汽车售票员，长得娇小、白净，那红嘴唇更是媚人。他特别爱她，长途出车回来后，在洁净温暖的家里，拉下窗帘紧紧搂住她，那真是愉快的事……

几个月前，他去边地运大米。

思家心切，那段路又有不少地方截弯拉直，缩短了里程；来往车少，路又平坦时，他就不断加大油门。预计来回八天的路程，六天就赶回来了。

卸完货，把卡车送进停车场，已是半夜一点钟。

这南方城市的初秋，凉爽潮湿，街两侧的梧桐枝叶在经历了夏天雨水阳光的滋润，正长得稠密浓绿。夜深，街上除了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人外，行人很少，只有树荫下偶尔发现一两对热恋的青年男女，有人走过来，她们仍然毫无顾忌地拥抱在一起。叫离家多日，也正年轻的周正看得心神摇晃，忙加快步子往家里走。

他想，这么晚，又这么凉爽，妻子一定早睡着了。如果悄悄摸到床前，一定会使她又惊又喜。

他轻轻用钥匙打开房门，也不开灯，轻手轻脚溜过外边的房间摸到内室床前。

屋内很黑，散发着一股他熟悉的，也令他心醉的香气。只是低垂的蚊帐里却有着一个男人的粗重鼾声。

他吃了一惊，是不是自己连日长途行车，汽车发动机的噪声破坏了听力？

他又仔细听了听，确实是一个男人的鼾声，还有他妻子在梦中的娇声呓语。

他用紧张得颤抖的手摸到了电灯开关。

灯一亮，床上的人被惊醒了。

“天哪！”他妻子惊得赤条条爬了起来。还想用那白净的肉体去遮挡那个陌生男人。

“你们——”周正气得两眼发黑，扑过去抓那个男子。

那是个身手矫健的亡命徒，飞起一脚踢在周正胸口，痛得他往后一仰摔倒了。

那男人跳下床来，一手抓过床前椅子上的衣服，从裤带上抽出一把匕首，一边往后退，一边说：“老周，你别生气，是小石喜欢我，邀我来你们家，盛情难却嘛！你我都是常在外边走的人，你要什么补偿，我们可以商量。”

他妻子却吓得缩成了一团，在床上发抖。

周正认出了这人是在巷子口开了个修单车铺，也是出名的“玩友”；他被这人厚颜无耻的谈买卖语气激得七窃生烟。爬起来大骂：“烂贼，我要你的命！”

这汉子冷笑一声：“这种事也值得要我的命？”

说完，就满不在乎地穿他的衣裤。

周正扑了过去。

那人尖刀一扬，本想威吓周正往后退，但他扑得太猛，左手被刀刃划出了一道口子，鲜血淋淋的直往下滴。

“哎呀！你怎么动刀？”周正妻子抓住这人手臂。

“抱歉！是他往刀口上撞。”这人满不在乎地继续穿裤子。

屈辱和愤怒使周正丧失了理智，抓起靠在墙边的一根汽车摇把狠力劈过去。这人一只脚刚套进长裤，一只手臂被周正妻子抓住，也就躲不及，当时就头破血流倒下。

.....

杀人本来应该抵命，法院鉴于周正是出于一时冲动，他们单位又一再说明，他平日工作积极，守法知礼，从来不好斗；几次审讯后，只被判了二十年刑。

关在看守所期间，他真是万分悔恨，恨自己爱错了人，恨自己鲁莽，那天晚上既然发现她在欺骗愚弄自己，这种女人还有什么可爱的呢？更不必为了她而红着眼去杀人。

现在大错已铸成，难以挽回了。

虽然，同事们都同情他，一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伙子还夸奖他：“像一条汉子。”这又有什么用，触及了法律谁也不能拯救他。

从看守所到这劳改煤矿，有两、三个月时间。在等待宣判这段日子，他回想了许多的事，童年的乐趣、母亲的抚爱，小学、初中的学校生活，参加工作后遇见的一些人与事……

那一切却变得那么遥远、陌生，自己怎么会从那样一个环境坠入这深渊呢？他越想越烦，常在梦中痛苦地惊醒狂叫，惹得看守人员叱责。

他对害得他这样苦的妻子也越来越恨，看来，她和那个死鬼的勾扯已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了！他细细思索，才想起从前忽略了一些细节，如有一天，他出车回来，她慌张地把床上一些东西塞进水盆里，最近几次作爱，她都没有从前兴奋……

她为什么要欺骗他？他可是对她一片真诚呢！

前几个月，他冒雨行驶在边地大山里的一条简便公路上，途中遇见塌方，汽车被阻在一个陡坡上，前不见村、后不见店，只

是半山腰有间孤零零的茅屋。

他又冷又饿，就冒着大雨去到茅屋那边。

茅屋里只有个俊俏的小寡妇。乌黑油亮的妇髻上插着一朵小小的白绒花，把她那白里透红的鹅蛋型脸庞衬托得明净妩媚。

他的突然来访，特别是他的魁梧身材使得她又惊讶又喜欢。她羞怯地不说话，只是那水灵灵的眼睛一闪一闪，好像是询问，又好像是在仔细打量这个男人。

听说他饿了一整天，想找点吃食时。立即忙了起来，淘米、涮锅，还拿出鸡蛋、腊肉、腌鱼来做菜。还关切地问他：喝不喝一点家酿的甜酒？显得很殷勤好客，使周正很是感激。

吃完饭，天已大黑，雨还在瓢泼似的下着，山洪发狂般在山岭间奔流，往峡谷里倾泻，发出如天崩地裂的吼声，四野无人，只有附近树林里的几只老猿在雨中长一声短一声哀啼。

她告诉他，她叫马樱花。丈夫今年初才病故。她们结婚不到一年，还没有孩子。

他深为她的不幸叹息！

马樱花点亮油灯。灯下的她脸色红艳艳的好娇嫩。

他却远离油灯在黑暗中坐着，默默地吸着烟；她只好闪在屋的另一个角落悄悄端详他。这偏僻山野平日很少来人，如今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客人，她颇兴奋。她寡居后，娘家的人怕她在这里不方便，劝她搬回去，那边的山岭更高，也没有公路，打开门就是浓厚的白雾和绿得发黑的大森林，寂寥得很！在这里也许还能再遇见一个好男人。

这几个月，有过几个附近的男人来找她，只是都不存好心，才见面几分钟就嬉皮笑脸想动手动脚，有一次，她气得抓起一个瓦罐头摔向一个二流子，几乎把那人的头都砸开了。

今晚，这个汽车驾驶员却出奇的规矩，尽管四顾无人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也没有一句调戏她的话。她颇为感动。

雨还在“哗哗啦啦”地大下着。油灯也逐渐黯淡。

他想回汽车上去，又没有勇气走进那狂猛的、能把人冲得飘起来的风雨中。

还是她先开口：“给你打水洗脚好么？”

“让我在这里歇？”他惊讶地问。

“你还能去哪里？”她声音柔和亲切。

“这，方便么？”他又问。

她没有作声，心想，你真老实。

这茅屋仅有三间小小的房子，左厢是她的卧室，右边是灶房，中间是厅房。他想，我就在中间堂屋睡一夜也好，没有床，只有用篾席打个地铺。

他起身向她致谢：“那就打扰你了。”

她低垂着头不作声，给他提来一大桶热腾腾的水，还拿出自己的毛巾给他用。他洗脸时闻到手巾上有股清香味，和她身上散发出的特殊香味一样。

洗完脸脚，她却没有给他铺床的意思。仍低着头坐在那里捏弄自己的衣角。周正就自己找了块篾巴铺在地上。

她红着脸说：“地下冷呢！”

“比在车上靠着过夜好多了。”他说。

她这才轻轻叹了口气，进去拿了床被褥枕头给他，为他铺好后，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，才低着头进屋去。

他看得清楚，那薄薄的木门是虚掩着的。

在这大山深处，遇见这样一个对自己很有情意的漂亮小寡妇，他并不是不动心，他只是在尽力压制自己那正在蠢动的情欲，他家里有个白净娇小的妻子等着他呢！他也不愿利用这朴实小寡妇的孤寂玩弄她……

屋内屋外的油灯都熄了，小老鼠在梁上蹿来蹿去。也听见她在床上辗转难眠。

他明白，如果他进屋里去，她一定会欣然相就，但这样太卑劣了。

这一夜，他没有睡好。

她更是没有睡好。早晨起来，眼睛一圈黑晕，更是楚楚动人。

见了她，她却羞怯地不敢抬头，只是更为含情脉脉地为他打来洗脸水，还给他炒了一碗油都要汪出来的鸡蛋饭。

见她这么腼腆，周正更加感到这小妇人朴实，不是那种风流放荡的女人。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越轨。

临别时，他把二十元递给她。

她吃惊地后退着：“这么多钱？我，我不敢要。”

“拿着。”他诚恳地说：“你一个人生活困难。”

“不、不。”她感动得满眼都是泪。

“这是我一片诚心。”他说。“我明白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。”

“不、不，是你心地好，我命苦！”她呜咽地哭了。

他轻轻地把她拉了过来，她也没有抗拒，只是微微有点吃惊。他并没有吻她，而是诚挚地说：“我也是有姐妹的人。我不能在你孤苦时要弄你。”

她感激地点点头。

离得这么近，她肌肤间的光泽，都看得清楚。她真美！

他老实地说：“我若是没有结婚，一定会……

他不说了。

她哭得更动人了。

他放开她，把那二十元钱塞进她围腰里，说了声：“你多保重！”走了。

这时候，雨也停了，白雾正从山谷里涌起，把被大雨冲刷得浓绿的山林又一层层围裹起来。

他在雾中走着，还隐隐听见她在后边喊他：“阿哥，你慢走，你慢走！”声音悲切、凄凉而又美丽。周正感到后边似乎有一泓清